

# 越南文化流脈中的神農信仰

王氏紅\*、楊俊英\*\*

## 摘要

神農崇拜不僅在越南處處可見，在中國、臺灣等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這種信仰在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特點。本論文通過漢喃書籍（越南古代書籍）記載、民間故事與習俗等，研究越南人民的神農崇拜。此外，本文將上述國家的神農信仰相互比較，更為詳細地了解中國、臺灣的本土文化以及彼此之間文化和信仰的交流。神農的概念不僅存於越南民間，歷代封建王朝也非常重視祭祀神農。據史書、傳說和風俗中有關越南人神農崇拜的研究指出，這種信仰與雄王建國時期有關，也是對雄王國家形成過程初期的一種政治認識。神農祭祀是越南人民的傳統儀式，表示對越南農民的尊重，也體現了早期崇拜自然神的觀念。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越南的神農崇拜與周邊國家存在異同。人類文明與民族文明具有差異，祭祀神農的信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關鍵詞：越南的神農信仰、文化交流、本地文化、傳說、風俗

---

\*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所屬漢喃研究院副教授。

\*\* 河內師範大學院副教授。

# The Belief of Shennong in the Flow of Vietnamese Culture

Vuong Thi Huo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Duong Tuan Anh  
Associate Professor,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stract

Worship of Shennong is not only seen everywhere in Vietnam, but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a, Taiwan, etc., but it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country. This article looks into folk tales and custom recorded in Sino-Nom documents to study the belief of Shennong in Vietnam.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Shennong beliefs of the above countries with each oth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culture of each country as well as the culture exchange and beliefs between them. The concept of Shennong not only exists among the people in Vietnam, but also the feudal dynasties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acrifice of Shennong. According to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belief is related to the period of King Hung, and it is also a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nitial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untry. In Vietnam, the Shennong sacrificial ceremony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which expresses the respect for the farmers and reflects the mentality of worshipping to the gods of nature in the early days.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orship of Shennong in Vietnam and surrounding countries.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 civilization, and the belief in offering sacrifices to Shennong is an obvious example.

**Keywords: Shennong belief in Vietnam, cultural exchange, local culture, legend, custom**

# 越南文化流脈中的神農信仰\*

王氏紅、楊俊英

## 一、前言

信仰是人們對某種事物、人物或者神祇的崇拜和信服，央求其在他們辛苦的生活當中善加庇護。人們通過傳統習俗與其相關的儀式表達自己的崇敬，從而收穫精神上的平衡和安心。許多以農業生產為經濟主流的東亞國家對神農信仰都有所記載。在繁多的信仰中，越南人經常將自然事物當作獨立的、有意志的實體進行祭祀，例如山神、河神、海神、雲神、雨神、雷神、電神等等。早期越南人口稀少，技術落後，科學不發達，生產方式以狩獵和採集為主，所以人們對大自然的各種異常現象會感到害怕和擔心。懂得耕作、掌握食物供應源之後，越南人民對自然崇拜的信仰也有適當的調整：他們相信自己活在一個由神明管轄的世界，該神明，比如農神、雨神、地神等等，會為他們創造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條件。面對大自然的各種天災，人們必須比肩站在一起努力對抗，因此他們一定要團結起來，共同生活，建造社群，進而產生了共同祖先的論點，比如越人諸族是嫫媧所生的一胞百卵的後代等。在越南的傳說中，神農主要被稱為民族的始祖，同時也是一位農業之神，與中國和臺灣的神農有所不同。

---

\*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Vietnam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NAFOSTED) under grant number 602.09-2019.03.

## 二、通過漢喃書籍考究越南人崇拜神農的起源

在越南民間，神農具有許多別稱，如「炎帝」、「神農氏」、「稷神」、「神農」等。目前最早記載神農相關資訊的漢喃書籍，是陳朝陳世法所著的《嶺南摭怪列傳》，<sup>1</sup>這本書收集 15 世紀以前的越南各種神奇傳說。後來在 15 世紀時，武瓊和喬富<sup>2</sup>對此書加以補充，使其更加完整。

據〈鴻龐氏傳〉一文記載：

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南巡狩至五嶺，得嫫仙之女，納而歸。生祿績，容貌端正，聰明夙成。帝明奇之，使嗣位。祿績固辭，讓其兄。乃立宜為嗣，以治此（北）地。封祿績為涇陽王，以治南方，號為赤鬼國。涇陽王能行水府（一作入水），娶洞庭君龍王女，生崇纜，號為貉龍君，代治其國。涇陽王不知所之。<sup>3</sup>

該記載解釋了越南人民的祖先起源，更提供一些值得關注的細節，如涇陽王所建立的赤鬼國被視為越南古代國家的雛形。同時在某種程度上，該書也介紹古代中國與越南之間民族和文化的交流，也揭示涇陽王和龍王（洞庭君）女兒之間的婚姻關係。

《嶺南摭怪列傳》書中指出炎帝神農氏與雒龍君之間存在著血緣關係，還提到古代越南人的水稻文明。雒龍君教民耕稼農桑，實現糧食自給自足，逐步形成一個擁有領導者的穩固群體社區。在〈鴻龐氏傳〉文中也描述越南人在遭遇天災人禍時所展現的互助精神，例如：

龍君既嗣位，教民耕稼衣食，始有君臣尊卑之分，父子夫婦之倫。或辰（時）居水府，而百姓晏然無事，辰（時）或有事則呼龍君曰：「逋（逋與布同音，國俗號父為布也）乎，不來以救我輩。」龍君即來，其威靈感應人莫能測。<sup>4</sup>（圖 1）

<sup>1</sup> 陳·陳世法：《嶺南摭怪列傳》（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VHV.1473；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R.6）。陳世法（?-?），字式之，是陳朝時期一位有名的作家。

<sup>2</sup> 喬富（1447?-?），字好禮，號寧山。洪德 6 年（1476）黎聖宗在位期間，高中狀元。

<sup>3</sup> 陳·陳世法：〈鴻龐氏傳〉，《嶺南摭怪列傳》，頁 4a。

<sup>4</sup> 陳·陳世法：〈鴻龐氏傳〉，《嶺南摭怪列傳》，頁 4a。



圖 1 《嶺南摭怪列傳》書影  
(資料來源：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R.6)

〈鴻龐氏傳〉一文還記載了一些由於特殊婚姻，以及新國誕生而引起的「水土不合」，因而導致分手和離別的傳說，但新的國家標誌著越南人民幾千年來的成長和存在。雒龍君與嫗姬的孩子，也就是神農氏的孫子，與其母嫗姬住在峰州（今越南富壽省越池市），自推尊其雄長為王，稱號雄王，國號文郎。此後，劃分疆土邊界，建立管轄機構，施行子承父業制度，國祚數千年。原文如下：

嫗姬與五十男居峰州（今白鶴縣是也），自相推服，尊其雄長者為主，號曰雄王，國號文郎國。東夾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猴精國（今占城是也）……世世以父傳子，曰逋導。世世相傳，號為雄王，而不易。<sup>5</sup>

陳朝時期黎文休起草編撰《大越史記》。<sup>6</sup>黎聖宗洪德 10 年（1479），吳士連以

<sup>5</sup> 陳·陳世法：〈鴻龐氏傳〉，《嶺南摭怪列傳》，卷 1，頁 3。

<sup>6</sup> 黎文休（1230-1322），號修賢，陳朝初年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兵部尚書、國史監修等職，封仁淵侯。根據吳士連記述，黎文休應是在陳太宗授意下開始編撰是書，並於陳聖宗紹隆 15 年（1272）完書，上進朝廷，凡 30 卷。

前人的著作當成基礎，編寫《大越史記全書》。<sup>7</sup>與黎文休《大越史記》不同，吳士連認為，越南歷史始於鴻龐氏、蜀氏時期，將之列入「外紀」部分。鴻龐氏及蜀氏兩篇外紀是吳士連採集越地故事傳說集《嶺南摭怪》內容，以炎帝神農氏為越南國史起源，以「體現越地文明之興」。<sup>8</sup>例如：

壬戌元年。初，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至五嶺，接得僂女，生王。王聖智聰明，帝明奇之，欲使嗣位。王固讓其兄，不敢奉命。帝明於是立帝宜為嗣，治北方，封王為涇陽王，治南方，號赤鬼國。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龍，生貉龍君。<sup>9</sup>（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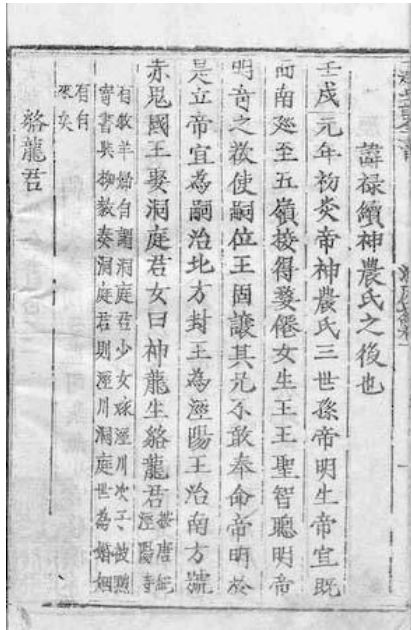


圖 2 《大越史記全書》書影  
（資料來源：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3/1）

<sup>7</sup> 吳士連是章德縣祝裡村人，屬今越南河內直轄市彰美縣祝山鄉，生卒年月無從查考。吳氏為越南後黎朝時期著名的史官，其於黎聖宗洪德 10 年（1479）受命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凡 15 卷，為現存最早的越南官修正史。

<sup>8</sup> 葉少飛、陸小燕：〈《大越史記全書·鴻龐紀·蜀紀》析論〉，收入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8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244-245。

<sup>9</sup>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內閣官板）（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3/1），卷 1，頁 2。

吳士連對此發表以下評論：「神農氏之後帝明，得鶯僊女而生涇陽王，是為百粵始祖。」<sup>10</sup>自 13 世紀越南正史稱神農為鴻龐氏的始祖，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和黎嵩《越鑿通考總論》也持相同觀點：「粵自鴻龐氏經陽王繼神農之後，娶洞庭君女，明夫婦之道，正風化之原。」<sup>11</sup>

直到 18 世紀，歷史學家吳時仕對此觀點未提出其他佐證，他在其著作《越史標案》中提出「史傳苦於文獻不足」，<sup>12</sup>並將之記載於〈外紀〉序言中。換言之，吳時仕也贊同吳士連的觀點，認為神農是越南人的始祖。



圖 3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書影  
(資料來源：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R.591)

阮朝《欽定越史通鑿綱目》認為雄王是神農的後裔：

雄王建國號文郎都峯州，鴻龐氏首曰涇陽王，相傳我越之始君也。生雒龍君。王乃雒龍君之子也。初，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巡至南五嶺，娶鶯僊女，生子祿續，有聖德。帝明奇愛之，欲使嗣位。祿續固讓其兄宜。帝明於是立帝宜為嗣，治北方。封祿續為涇陽王，治南方。涇陽王生子崇攬，號雒龍君。

<sup>10</sup>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內閣官板），卷 1，頁 2b。

<sup>11</sup> 後黎·黎嵩：《越鑿通考總論》（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VHV.2139），頁 3a。黎嵩，原名楊邦本，獲得國姓後改名黎嵩，於黎朝黎聖宗時期（1484）考取狀元，曾擔任少保、禮部尚書。

<sup>12</sup> 後黎·吳時仕：《越史標案》（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11），頁 5b。吳時仕（1726-1780），世祿字，號午峰，二清居士道號，是越南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和詩人。

雒龍君娶嫗姬，生百男，是為百粵之祖。<sup>13</sup>（圖 3）

根據史書的記載，越南人認為自己是鴻龐氏的後人，且自己的祖先是神農，因此歷代帝王都沿用祭祖典禮儀式來祭祀神農。在《大越史記全書》提到，第一位懂得耕耘的人是西元 987 年的黎大行皇帝：「（丁亥八年）春帝初耕籍田，於隊山得金一小甕。又耕蟠海山，得銀一小甕，因名之曰金銀田。」<sup>14</sup>直到李太宗皇帝才有多次耕田、犁地、設壇和祭祀神農的記載：第一次為「夏四月朔，帝幸杜洞江信鄉耕籍田，農人獻夏田禾，一莖九穗，詔改其田曰應天，是日還宮。」<sup>15</sup>第二次為「（戊寅五年）春二月，帝幸布海口耕籍田，命有司除地築壇。帝親祠神農畢，執耒欲行躬耕禮。左右或止之曰：『此農夫事耳，陛下焉用此為。』帝曰：『朕不躬耕，則無以供粢盛，又無以率天下。』於是耕三推而止。」<sup>16</sup>第三次為「（壬午四年）春三月，帝幸哥覽海口耕籍田，還京師。」<sup>17</sup>黎大行皇帝和李太宗皇帝下田耕作、設壇祭祀神農，體現對農業的尊重和對祭祀祖先的重視。陳朝明宗皇帝：「（丙辰三年）冬十一月，令宰臣宗室百官獲籍田。」<sup>18</sup>黎朝威穆皇帝：「（己巳五年）春二月，耕籍田」。<sup>19</sup>阮朝時，嘉隆皇帝於 1802 年即位，並在 1806 年在順化城南側設南郊壇，每三年祭祀一次。此外，還在皇城附近設社稷壇（祭祀地神和稻神），每年祭祀兩次，分別為 2 月和 8 月，但偶爾也會祭祀三次。每次舉行祭祀儀式與種植和收割水稻的時間相對應。

阮朝明命帝繼位後，一心想建立一個強大的王國，凡事都要有規律、統一和合理的儀式，於是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重建神農祭祀儀式。《大南實錄》一書中記載，戊子年（1828）設置籍田制度，建起神農祭壇和神倉亭（糧倉），並頒佈儀式：「（戊子

<sup>13</sup> 阮·潘清簡等編撰：《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前編（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2674/1-7），卷 1，頁 18a。

<sup>14</sup>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內閣官板），卷 1，頁 18a。

<sup>15</sup>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內閣官板），卷 2，頁 21a。

<sup>16</sup>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內閣官板），卷 2，頁 25b。

<sup>17</sup>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內閣官板），卷 2，頁 30a。

<sup>18</sup>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內閣官板），卷 4，頁 33b。

<sup>19</sup>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內閣官板），卷 14，頁 46a。



明命九年二月)初開藉田……命開設於厚生、安宅二坊，左建觀耕臺，前為帝藉，後為具服殿，右設先農壇及神倉收穀亭……令禮部酌議典例。」<sup>20</sup>設置籍田制度、規定祭祀神農的祭品。在 1828 年 5 月，明命帝再次強調祭祖和保護神農壇的意義，重新安排公祭儀式：

(戊子明命九年五月)丁卯，帝躬耕藉田。禮成，宴群臣於慶寧宮……諭曰：夫！民以食為天，故耕藉之禮必不可廢……由農為國家之先務，不有以親率之則無以教，天下舍末而崇本也。至於我越黎氏以前亦間有行之，但猶率略耳。我皇考世祖高皇帝戎功，大定之後百事修舉而一意重農。乃禮臣未能仰體聖懷考證古禮。故未暇舉行，朕克承先志，興作禮樂，宣惟厥辰。因敕禮部倣古損益議行爰以仲夏，二十九日吉辰，朕恭詣先農壇致祭禮，成復親臨藉田躬秉耒耜舉行三。<sup>21</sup>

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一書記載：「先農壇，黎聖宗洪德十五年立。先農壇在清潭縣紅梅社，高七尺闊三十六尺，座建四圍土墻以為祀所。中興後，王府御祭歲以為常」。<sup>22</sup>潘輝注專門記錄黎中興統治時期與神農祭祀相關的細節，從內容可知，當朝對各類的祭祀儀式都非常重視，且王公可代替皇帝舉行祭祀儀式，籍田之事則可由府尹代替。

在越南的正史和朝廷的各項「國祭」活動中可知，越南人視神農為祖先，正因如此，皇帝親自耕田取米來祭祖，體現了後人對祖先的孝順之道。祭祀祖先也是祭祀神農（因為神農是雄王的祖先），人們有事所求便祭祖，而且歷代皇帝也要向諸位天神、地神和自然神表示感恩之情。

關於神農的記載，中國文獻出現的比越南早。《淮南子·脩務訓》一書提到關於神農的事蹟：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

<sup>20</sup> 阮·阮朝國史館：《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2772/16），卷 50，頁 41b-42a。

<sup>21</sup> 阮·阮朝國史館：《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卷 52，頁 28a-31b。

<sup>22</sup> 阮·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1551/1-8），卷 20，頁 14a。

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sup>23</sup>

中國文獻主要記載神農氏對農業和醫藥的貢獻，很少提到他的祖先身分。越南對神農氏的記載晚於中國，或許是因為越南文字發展較晚，或者是一些越南史書失傳，並不是因為這種信仰在越南出現得較晚。兩國在信仰的表達上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少差異。

### 三、通過傳說與實地考察越南的神農祭祀信仰

#### (一) 在富壽地區<sup>24</sup>關於神農的傳說

越南是一個農業國家，因此越南人民的信仰與農業息息相關。在越南傳說中，祭祀神農的信仰與祭祀雄王的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神農是祖先的化身，而雄王則建立文郎國，逐漸完善政治與社會的制度。根據越南史書記載，這也是越南人民開始有組織和共同從事農業生產的時期。國家建立後設置相應的生產管理與合作部門，以掌握食物資源的主動權。而人民則尋找各類植物和馴養動物，積極地創造食物的穩定資源。神農傳說鞏固其農業之神的地位，並與各種農業活動和產品有關，如：水稻、糧食、耕地、犁地、放牧、水牛和犁等。

與雄王建國時期有關的傳統節日中，祭祀大米的習俗和民間的表演，是越南古代人民水稻文明的標誌，再現農業生產生活的場景。雄王時期文郎國居民的後裔普遍以祭稻穀、拜稻神等儀式，表示對「稻米」的崇敬。通過實地考察可知，越南富壽地區的傳說數量非常豐富，內容也極為多樣。傳說雄王教誨人們刀耕火種、移植水稻、漁獵採集、捕捉野獸、房屋建設和人類繁衍的始祖。雄王也透過巡視百姓，

<sup>23</sup> 漢·劉安：《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63。

<sup>24</sup> 富壽省是越南中部省份，北部連接宣光省與安沛省，西部與山籬省、和平省接壤，南部連接河西省，東部連接永福省。在紅河三角洲頂點，黑水河、瀘江與紅河匯流處，是重要的交通樞紐。

傳授稻作之術，並與長輩一起祈求天地，讓百姓吃飽穿暖。雄王常登上雄山山頂（今犧網鄉義凌峰寺）祈福。在這座寺廟裡，曾有一塊被鑿成船隻大小的岩石，每年的正月初一、十月初十也會供奉「米神」。民間流傳，自從文郎國建國起，雄王每年都會定期到此向神靈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百姓安居樂業。

傳說常描繪雄王祭祖祈求豐收，如：祭祀米神，獻上美味食品以感謝神的眷顧。尤其是傳說中的神農祭祀儀式，與現代人在年初耕作和收穫農作的日子裡進行的祭祀儀式相吻合，上田典禮大約在 8 月和 9 月舉行，享新禮常在農曆 10 月 10 日舉行。不過，這些時間並不是固定的，可能會依照各地的具體生產情況調整。在古跡村（越池市犧網鄉），下田禮在農曆 5 月 25 日舉行，祭品有雞肉、糯米和秧苗。祭司由村民們挑選，戴著紅領巾，身穿紅襯衫，到田裡去種水稻。祭司播種完後，村民們將泥土倒在祭司身上，讓其衣潤濕，有祈求風調雨順之意。因此，在這個儀式中，體現人們祈水、迎水的信仰文化。

如今明農坊的節日，清晰再現雄王教人種稻的傳說。相傳，從前人們不知如何種植水稻，雄王就把秧苗連根拔起，帶到農田裡，涉水播種給百姓看，讓大家跟著種植。這一帶就是幾屢<sup>25</sup>之地，幾屢的古例是插秧季初，村民們在籍田壇祭拜雄王。逢年過節，全村的達官貴人、男女老少齊聚在上、中、下三座寺廟祭祀神農，祈求五穀豐登，人畜興旺。儀式結束後，人們一起到田地進行民俗表演，特別是表演雄王教百姓耕種水稻的典故。按照習俗，村民們選擇一名老者，在籍田築起的祭壇上祭祀神農，供品包括雞肉、糯米、檳榔、秧苗、旗竿。在祭禮完成後，下田進行儀式。此時祭司將扮演雄王和官員、豪紳、村民下田種植水稻。一人手拿一根香，一人手拿一根秧苗，一人撐著傘遮著祭司。祭司卷起褲腿衣袖，拿著秧苗涉水到田裡，栽好後再上來。村民們一起在熱鬧的氣氛中下地種植，希望每家每戶都能喜獲豐收、子孫滿堂、生活富裕。種好秧苗後，祭司和村民們一起向神農進行感恩儀式。

在瑞雲鄉，<sup>26</sup>下田禮在農曆 6 月 15 日舉行。田主需買 100 顆檳榔，還需準備一

---

<sup>25</sup> 幾屢是現今越南富壽省，越池市，明農坊。

<sup>26</sup> 瑞雲鄉現今屬於越南富壽省，越池市。

盤糯米飯和一盤雞帶到宗祠裡。在祭拜神靈後，田主下田插一根旗竿，並在旗竿周圍種下八到十二根秧苗。在上述節日不可錯過的儀式是田主下地種植秧苗時，他必須向神農祭拜。

根據筆者於 2019 年 2 月 9 日至林操縣<sup>27</sup>進行實地訪查所得資料，神農傳說與稻神有關。相傳雄王建國之初，滔江、沱江和瀘江兩岸土地肥沃，樹林茂盛。在沖積平原上的几莢 (Kẻ Gáp)、几嘍 (Kẻ Vây) 生長一種植物，它每年都開花結果，葉子像甘蔗葉，莖像蘆葦，在茂密的灌木叢中綻放，花朵開滿，果實碩大。當成熟的果實落到地上時，松鼠不能吃。村裡的長老們拿著刀相約去摘果和吃果，好不痛快。村民紛紛相邀去採集這些果子回家，並儲存到寒冷的冬天吃。

但其中有五棵樹常年不結果，遇上饑荒年代，全村人只好燒沉香樹，召喚其靈魂，召喚金籽之靈（後人稱為稻種）。雄王與眾人也紛紛登頂燒香，虔誠祈禱，祈求稻穀歸來。直到第二天早上，突然雷電交加，雨從天而降，然後在雨中有一個自稱神農的神大聲說道：「從今以後，你們要祭祀稻神，我才會過來。否則，我將不會再來。」雨後，雄王和村民們才從夢中驚醒，在眼前看到一粒船大的神米。此後每年 7、8 月份左右，江河退去時，文郎國的所有居民，連同雄王，都聽從神的指示，到沿河的沖積平原耕作、栽培和照看稻苗。從此，年年稻穀滿倉，百姓吃飽喝足，遂歡歌載舞，祭祀稻神和神農。

《歷朝憲章類誌》所記載的祭祀、祈禱等儀式中，與稻神和神農有關的儀式有兩種，其一是社稷祭壇。潘輝注指出在阮朝前，有兩次社稷祭壇的紀錄：「李太宗天聖感應二年九月，立社稷壇于長廣門外，四時祈穀。」<sup>28</sup>到昭平 2 年 2 月，李太宗在戊申之日到社稷祭壇祭拜。潘輝注解釋道：「仁宗龍符五年春祈高媒。按：禮社祭土神稷祭穀神其壇在國都之右。」<sup>29</sup>

## （二）傳說中神農的面貌

<sup>27</sup> 林操縣是一個經濟發達、人口密集、土地平坦且肥沃的地區，是越南富壽省的重點糧食產區。

<sup>28</sup> 阮·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卷 25，頁 13a。

<sup>29</sup> 阮·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卷 25，頁 13a。

對於越南人而言，神農不僅是其祖先，也是一位農神。因此，有關神農的傳說或與祖先崇拜有關，如：生產時節的祭祀、供奉神靈的祭品和祭禮、祈求風調雨順等；或與農業有關，如：稻米、水牛、五穀等。通過對傳說的考察，在 2011 年越南舉行的「當代社會祖先信仰以及越南雄王崇拜信仰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臺灣學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鍾宗憲教授提出：「越南視祖先雄王與炎帝神農有血緣關係那是一種『歸依』現象的表現」。<sup>30</sup>在筆者比較《嶺南摭怪》（越南）、《大越史記全書》（越南）與《越史錄》（中國明朝）後，以為這種現象是種植水稻的區域，共同崇拜炎帝神農的一種體現。

因此，在越南的各類書籍、歷史典故和民間傳說中，神農被公認為農業生產的始祖。在富多村有祭祀神農的遺跡（圖 4），筆者曾於 2019 年至當地進行田野調查。新年伊始，這裡的村民會舉行祭祀神農典禮，祈求風調雨順，糧食豐收。祭壇四邊的造型描繪農業生產活動。尤其是在祭壇腳下，建有許多水牛動物的雕像（圖 5、圖 6）。傳說這裡是神農的故鄉，遺跡中有一座高高的土丘，這裡的人們至今仍認為這是神農的墳墓。這個墳墓位於祭壇腳下，靠近神農的洞穴。



圖 4 富多村的神農墓  
（作者自攝，2019）



圖 5 對農業生產活動的描繪  
（作者自攝，2019）



圖 6 水牛動物的雕像  
（作者自攝，2019）

在中國的神農祭祀信仰中，神農的形象與造藥治病的藥神、教授經商之道的商神、農業的穀神、火神有關，但這些形象在越南卻甚少出現，如：「炎帝神農氏與黃帝並稱為中華民族的共祖：在神話傳說之中，他不但是姜姓族的族祖神，同時也具

<sup>30</sup> 鍾宗憲：〈越南雄王推祖炎帝之蠡測〉，發表於「當代社會祖先信仰以及越南雄王崇拜信仰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富壽省越池市：越南文化體育旅遊部文化藝術研究院，2011.4）。

有太陽神，火神，農神，穀神，藥神，土神等神姓。」<sup>31</sup>李亦園指出：「臺灣民間信仰的特質，可以從三百多年來漢民族自福建、廣東兩省遷移的過程看出來。」<sup>32</sup>

越南人的神農傳說大多與祖先和農業生產有關。在許多傳說和田野調查中都可以找到這一顯著的特徵，比如傳說中的水稻植物及後來的稻神，都起源於越人的始祖鴻龐氏。

很久以前，人們過得很辛苦，吃不飽，只穿纏腰布。他們不知吃米飯，只吃野菜和水果來度日。他們四處流浪。當來到蔬果多的地方，他們就搭起臨時帳篷。當那裡沒有食物時，人們會往他處去。隨著人群越來越大，食物越來越少，再加上人群對森林產生破壞，導致先民生活越來越艱難。某年，天氣不好，食物稀少，幾乎每個人都挨餓，很多人不得不去更遠的地方。其中有一對受不了饑寒交迫的年輕夫婦，就遷到森林裡生活。他們走了很久，又餓又累，但還是找不到休息的地方。傍晚時分，他們看到一群鳥兒俯衝到一片金褐色的草地上。他們在那裡停了下來，搭建一個臨時小屋用來休息。每天，妻子上山尋找野果蔬菜，丈夫設下圈套捉鳥。他們抓到的鳥都吃了一顆黃色的種子。看到鳥兒吃黃色的種子，夫妻倆心想：鳥能吃，那人也能吃。於是他們就試吃一些，感覺味道很美味，而且比吃野菜更容易飽腹。夫妻倆就到森林裡去，尋找這類種子帶回來慢慢吃。漸漸地，為了控制食物的來源，這對夫婦嘗試種植那顆金色的種子，並且他們成功了。他們不僅有金種子可以吃，甚至還可以儲藏。從此，他們不用再摘野菜吃，而是用種子代替蔬菜。經過幾年的風調雨順，這對夫婦收穫許多種子。他們吃不完，就商量著把種子帶回原居住地種植。他們倆還教大家如何播種、收穫和加工。每個人都很感謝這對好心的夫婦，和他們一起種植、收穫金色的種子。每次收割後，他們都會供奉稻神和農神。<sup>33</sup>

神農的傳說隱約表達人類對神靈的感謝之情，收成後，百姓們將美味、新鮮的

<sup>31</sup> 鍾宗憲：《民間文學與民間文化采風》（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77。

<sup>32</sup> 李亦園：〈臺灣民間宗教的現代趨勢——對彼得柏格教授東亞發展文化因素論的回應〉，《文化的圖像（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 119。

<sup>33</sup> 參〔越〕〈米粒傳說〉，《Thế giới cổ tích》網站，網址：<https://thegioicotich.vn/su-tich-hat-lu-a-truyen-ve-cac-loai-cay/>（2022 年 12 月 18 日上網）。

農產品獻給神農，此一習俗至今仍保留在許多越南的農村地區。如今，越南人每年仍會舉行一年一度的嘗新儀式，那便是在收割後的神農新米祭祀活動。收成農產品後，村民們舉行神明祭祀儀式，感謝神明賜予豐收，因此得名為嘗新（品嘗新鮮的食物）。同時，帶來米粒的鳥兒也讓我們聯想到鴻龐鳥，而越人祭拜的圖案就繪製在銅鼓的側面。

### （三）越人祭拜神農的風俗

祭祀神農的習俗已成為越南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慣，代代相傳。與神農氏有關的祭祀儀式中，足以顯示農業居民的勞動週期：耕種、播種、收穫、祭祀等（圖7）。祭祀神農的習俗是越南文化的一部分，對傳統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越南，崇拜神農的習俗各處都很流行，不同於臺灣人在屋內修建祭祀場所用以祭祀神靈，越南人的祭祀場所主要在戶外。越南人認為，神農祭壇選擇在戶外可以方便神明享用農產品和供品，然後可以立即耕種，節省生產時間（圖8、圖9）。



圖7 河內石室縣  
馮舍社永祿鄉的神農祭壇  
（作者自攝，2023）



圖8 堅江省富國市  
陽東亭的神農祭壇  
（友朋攝，2020）



圖9 河內市石室縣  
富多區的戶外神農祭壇  
（作者自攝，2019）

〈后神碑記〉記載村民祭祀神農的習俗和祭祀神明的規定：

由本年八月期洪水倍常，間有供奉，奉傳培築堤路……見本村人，前侍內監奉御出身皓忠伯之妻阮氏構。阮有恒心，又有敬意，自出家財古錢陸拾貫以資本村應用及有肥田五高以為奉事神農祀田。仍此本村上下等同辭協保阮氏構之親夫前侍內監奉御出身皓忠伯及阮氏構為本村后神官。係第年貳月初貳



日，下田禮整備禮物敬祭神農禮。訖再祭后神官在石碑……。(圖 10)

(譯：因今年八月突發生大水災，遂恭順上令，祭祀築路築堤……幸運的是有一位村民，她是內監侍郎田氏先生的妻子，名叫阮氏染。她有一顆虔誠的心，從白手起家存下來的 60 枚古錢都拿來幫助村裡，僅有的 5 畝良田用於供奉神農。因此，全村上下都尊敬她並一致推選她和她的丈夫為村裡的后神官。每年農曆二月初二，下田禮都會對供奉神農的祭品有所調整。儀式結束後，還需像儀式那樣祭拜石碑上的后神官……。) <sup>34</sup>



圖 10 〈后神碑記〉拓本

越南農民會在每一年不同時期供奉神農，如：席田、下田、上田、嘗新、社稷等。<sup>35</sup>祭神活動包括奉上祭文儀式，這些祭文無不讚頌神明幫助、教導百姓種植農作物的功德。如今在奉上供品祭祀神明之際，希望神明繼續保佑人們可以享受豐收、

<sup>34</sup> 佚名：〈后神碑記〉（漢喃研究院藏，編號 N°6597-6578）。石碑現存在北河府金華縣區春和鄉前村（今福安省金英縣金英區春芳鎮村亭）。

<sup>35</sup> 〔越〕王氏紅（Vuong Thi Huong）：〈每年祭祀儀式對神農的信仰〉，《胡志明市社會科學雜誌》5（2021.5），頁 28-41。



和平、富裕。如〈神農祭文〉：

恭惟先聖神農氏之神，端拱九重，統臨兆應。因天相地隨時施為斷舉柔來教民種稼，當時之澤及者多萬古之恩，承網極下田上田嘗新斯再切設菲儀，賀民仰弘推陰質，歲則大熟有人共仰遂生時有豐年，仝村斯逃粒食，斯民斯勢，晞晞酣樂於春臺之衷，遂登於人壽之域，萬賴聖帝無窮之德也。謹告。<sup>36</sup>

此外，祭文還讚頌神農以天地五行造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神力。如〈下田祭先農文〉：

敬擬聖帝，英山毓秀，萬善羅其，躬五行範其體建皇極以居中。繼洪荒而出治，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製作之義，器鎔成於耒耜。當春而耕，當夏而耘，理洞究於時宜樹下者，稻樹高者穀。農事所由興粒食所由始革。上古禽毛草實功並乾坤，借斯民壽域春臺。德配天地非惟澤及當時。抑亦恩垂萬世，適茲田稼初栽，聊寓虔供祭祀，鑒茲丹忱精誠，俯錫豐登上瑞，舉趾間夢協維熊，播穀堠害消碩鼠，南畝東畝黍稷離離大田小田禾蔭與與，其崇如壙其比如節兩岐興求千斯箱求萬斯箱大稔，人人咸遂有生，處處均蒙其惠。<sup>37</sup>

因為神有幫助和教導人們種植的功勞，所以在收穫後，會將雞、豬、糯米和沙糕等食物供奉給神。

麗密村的習俗至今還保存下來的三篇祭文（其中記載祭神的三種儀式），分別是〈下田祭文〉、〈上田祭先農文〉和〈嘗先祭先農文〉。三篇祭文如下：

〈下田祭文〉：「權隆宰邑，德大獻天。弘參造化之功，陶民風於禮讓，默贊栽成之道措闔境於安全。生穀甫完於耕土，薦馨聊寓於下田。伏望，默垂儼若，孚祐熙然，田田狙濕狙吟百播功完於夏耨，隴隴實堅實好三登瑞應於豐年。」<sup>38</sup>

〈上田祭先農文〉：「聖帝神資睿哲，聖德渾全載地之道相地之宜，陶普率於穀登之地，先生之仁後天之義措生民於粒食之天，生穀甫完於耕土，為馨聊

<sup>36</sup> 佚名：《興安省文林縣同舍總蜀求社玻璃蜀楮二村券例》（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AF.a3/67），頁56。

<sup>37</sup> 資料收集於越南河內市嘉林縣麗密村上村村亭。

<sup>38</sup> 資料收集於越南河內市嘉林縣麗密村上村村亭。

寓於上田伏望，默垂儼若孚祐熙然，狙濕狙吟百播功完於夏日，實堅實好三登瑞應於豐年。」<sup>39</sup>

〈嘗先祭先農文〉：「開物成務，憂世救民。藝種邁有熊之聖，播穀先後稷之神。等天地遂生遂育，同天地至公至仁。德之盛至今尚賴，功之宏在後可因。茲則，歲臻大熟，禮舉嘗新，願其歆享，錫以富敷。如茨如梁如低如京喜百穀用式今歲。實堅實好實頻實粟期三農有慶於來春。」<sup>40</sup>

《北寧省考異》<sup>41</sup>寫於 20 世紀初，描述北寧省慈山縣浮流區浮流鄉的村民下地種植水稻、嫁接薯苗的習俗。每年 6 月 1 日早上六點，祭司帶著他的家人到田裡和公共的地裡，採摘一束秧苗和一捆坎芎帶回家。在煮好豬肉、灌好糯米飯、準備好檳榔和酒之後，祭司派家人帶著一束秧苗、一捆坎芎和豬肉到祭壇，敲三回大鼓。耆老、耆目、職色、裡役、巡夫紛紛到齊後，一起祭拜神農。禮畢，祭司穿戴著祭祀的衣服和帽子，將神牌迎到祭田處，手裡拿著一束秧苗和一捆坎芎，下田去插秧苗。在田裡，婦女、老人和小孩用手盛水潑向祭司。在插完秧苗後，祭司和長輩們一起又回到祭壇祭拜神農。祭祀結束後，全體村民分享祭祀神明的祭品。這種習俗又稱之為下稼。書中還解釋道：耕農的人們總是希望風調雨順、畜牧健康、耕作順利、稻田長好、稻米美味。

#### 四、越南與中國在文化交流中的異同

中國有許多地方都被認為是神農的故鄉，如：蘇州、陝西、山西、四川、湖北、湖南等地，都流傳著神農為本族的故事。中國古籍對神農的描寫如下：

<sup>39</sup> 資料收集於越南河內市嘉林縣麗密村上村村亭。

<sup>40</sup> 資料收集於越南河內市嘉林縣麗密村上村村亭。

<sup>41</sup> 《北寧省考異》（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Pari.SA.HM.2167），作者范春祿，20 世紀初就職於 EFEO，通過對實地的走訪、記錄、編輯、成書。到人們需舉辦祭祀神靈的祭典時，便會在此書上尋找、研究和考查，發現此書符合事實根據，便取名為《北寧省考異》。參〔越〕范春祿著，丁克順主編，陳氏金英、陶芳枝、阮氏紅、阮蘇蘭譯：《北寧省考異》（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易經·繫辭》：「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sup>42</sup>

《白虎通》：「古之人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至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耕。」<sup>43</sup>

《太平御覽》引《周書》：「神農耕而作陶。」<sup>44</sup>

《史記·補三皇本紀》：「神農始嘗百草，始有醫藥。」<sup>45</sup>

《世本》：「神農和藥濟人。」<sup>46</sup>

相傳神農葬於湖南，神農的故鄉在蘇州。所以在湖南，關於神農葬禮的傳說頗多，而在蘇州，也有許多神農牧羊、救農、吃薑和製作樂器的故事。河南流傳的神農故事中，則與迎請太陽、製作火種、教人種糧和嘗試草藥有關；四川流傳的神農故事又與以茶為飲、尋藥有關。

### （一）神農與茶樹的關係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習慣於把與農業相關的事物起源歸結於神農氏。歷來研究飲茶起源之說時，有神農嘗百草遇毒得茶而解的說法。

雖然越南人很早便知道茶這種飲品，但並沒有關於神農發現茶的傳說和習俗。1976年，蘇聯科學院研究員 Djemukhatze 先生連續兩年用植物生化法來研究越南的古茶區，他在雄王富壽的故鄉，發現石器時代茶樹和茶葉化石的痕跡。在泉江、義露、安拜等海拔約 1000 米的地方，也發現約四萬棵野生茶樹。其中，有三棵古茶樹的樹齡高達千年之久，最高的樹約有 9 米。而在高北諒地區，則有高達 18 米的古老野生茶樹。因此，他將越南確定為世界茶樹的故鄉。黎崱《安南志略》一書有和越南茶的相關記載：「（開寶）八年五月，貢金帛、犀角、象牙、香茶。」<sup>47</sup>

<sup>42</sup> 明·來知德：《周易集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303。

<sup>43</sup> 漢·班固：《白虎通德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4。

<sup>44</sup> 宋·李昉：《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卷 833，頁 4943。

<sup>45</sup> 漢·司馬遷著，佚名疏：《史記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頁 5。

<sup>46</sup> 漢·宋衷著，劉曉東等點校：《世本》（濟南：齊魯書社，2000），頁 51。

<sup>47</sup> 陳·黎崱：《安南志略》（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16、VHv.1334/1-2），卷 11，頁 5a。《安南

如今，茶在越南仍是一種流行飲品，越南茶製品也是傳統出口商品，但越南並未出現有關神農和茶樹的傳說。

## （二）神農與牧童的關係

神農被認為是中國的牧童，據中國的傳說描述：

據說神農出世後，三天能說話，五日能行走，七天長齊齒，三歲知稼穡之事，人們稱他「龍子神童」。他智力超人，力氣蓋群。他每天趕著羊子上山吃草，自己就到處採摘野果子吃，並時常把果仁丟在羊糞上。第二年開春，他發現果仁都生根開花，不久就長出果實。他有時只顧觀察這些植物去了，沒有去看管羊子。羊群經常跑到別人的地裡吃莊稼，人們就指責神農。神農十分惱恨這些羊子，隨口罵了一聲：「你們這些傢伙，再糟害別人的莊稼小心遭雷打。」羊子哪聽他的話呢！照樣偷偷地吃莊稼。有一天雷雨交加，神農正準備把羊子趕回家，一陣炸雷把羊子都打死在山上，變成了一個個的石頭。從此，人們就叫它羊子山，又叫常羊山。<sup>48</sup>

在越南的傳說中，亦有關於牧童神農的故事。但牲畜不是羊，而是水牛。越南人經常在低窪地區耕種，所以說起「牧羊人」，越南人較會將其牲畜理解為水牛。在古代的年曆上，人們常畫牧童牽著一頭水牛。水牛代表農業，而牧童則是神農。牧童和水牛的造形每年都在變化，這取決於欽天監對當年收成好壞的斷定。豐收之年，神農便穿著合適的鞋子；歉收之年，神農便只穿單腳鞋，且神色憂鬱。水牛的顏色則根據每年五行的顏色而改變，它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元素，分成紅、白、黑、藍、黃五種顏色。

越南的神農與農業生產和水稻文明有關，中國



圖 11 越南東湖的畫上描述神農變成吹笛和看牛的小男孩（作者自攝，2019）

誌略》由黎崱編撰於元統 1 年（1333），內容記載陳朝及更早時期的許多越南歷史文獻。

<sup>48</sup> 劉曉慧：〈炎帝神農的傳說〉，《楚天主人》2（2016.2），頁 56。

的神農的則與牲畜文明有關，所以在越南，神農以撐著荷葉放牛的牧童形象著稱（圖 11），而中國陽子山的神農是以牧羊人的形象出現。每年農曆 3 月 1 日在越南廣南省會安市舉行神農遊行儀式，稱為迎牧童儀式或飼養牧牛會。

## 五、結論

通過史書、傳說和風俗調查越南人民對神農崇拜的信仰後，可知此一信仰與雄王時期——建國時期有關，說明政治和國家的形成過程。每代雄王都會舉辦考試以選拔繼位者，而考題大多與農業生產和農業加工有關。在此期間，越南人也逐漸掌握種植水稻（包括糯米）和馴養牲畜的技術。而越南方形（如：粽子）和圓形（如：糍粑）的兩種餅，則有天圓地方的說法，圓形代表天空，方形則代表大地，同時也象徵著宇宙。在許多文化重疊的層次中，雄王時期的傳說隱含著許多關於時代和文明的意義。這與瞭解神農的誕生和起源密切相關。

神農的概念不僅存於民間，越南歷代封建王朝也非常重視對神農的祭祀。神農祭祀儀式是越南人民的傳統節日，除了表達對越南農民的尊重，同時也體現民族初期崇拜自然神的心態。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現越南文化與周邊國家有所異同，祭祀神農的信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其一，自古以來，神農就被視為越南人民的始祖和農業保護之神。神農對人親近、友好，是人類的守護神，給人民帶來安寧且富足的生活。神農崇拜的起源和誕生的確切時間無從考證，然而根據至今仍存在的傳說和習俗，這種信仰很可能在農業文明時期就已出現。從留存的古籍中可看出，對這種信仰的記載晚於傳說。最早關於神農信仰的記載，始於陳朝末期（1226-1400）的《嶺南摭怪》一書。不可否認，在越南封建王朝維持數千年的神農祭祀儀式，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在越南民間傳說中，對神農的崇拜趨於個體化，與中國書籍的記載也有不少差異。

其二，從這些差異可以看出，越南人民視神農為農業文明的發明者，且被人民

尊為始祖。丁嘉慶教授在《嶺南摭怪列傳》一書中對鴻龐氏的傳說解釋道：「炎帝和神農起初是二神，後來同化為一。這些神起源於南方民族（百越）的神話，後被中國人接受，收錄於中國神話和傳說的寶庫中。」<sup>49</sup>此論點也存在很多爭議。但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文化存在差異，那麼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存在差異也是正常的。因為百越人有種植水稻、馴養水牛的習俗，因此百越各族部落祭拜一位神來保護農業，以神為自己的祖先，這也完全符合當時的心理。中國人也有農業生產，同樣需要神明保護農業。中國在醫藥和貿易上非常發達，所以神農的形象與作為守護神，保佑醫藥和商業產業密切相關。

---

<sup>49</sup> 陳·陳世法著，武瓊、喬富增補，丁嘉慶、阮玉山編：《嶺南摭怪列傳》（河內：文學出版社，1990），頁33。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一) 中國

漢·司馬遷，佚名疏：《史記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漢·宋衷著，劉曉東等點校：《世本》，濟南：齊魯書社，2000。

漢·班固：《白虎通德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漢·劉安：《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2009。

宋·李昉：《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明·來知德：《周易集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2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二) 越南

\* 陳·陳世法：《嶺南摭怪列傳》，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VHv.1473；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R.6。

\* 陳·陳世法著，武瓊、喬富增補，丁嘉慶、阮玉山編：《嶺南摭怪列傳》，河內：文學出版社，1990。

陳·黎崱：《安南誌略》，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16、VHv.1334/1-2。

\* 後黎·吳士連等編撰：《大越史記全書》（內閣官板），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3/1。

後黎·吳時仕：《越史標案》，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11。

後黎·黎嵩：《越鑿通考總論》，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VHV.2139。

\* 阮·阮朝國史館：《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2772/16。

\* 阮·潘清簡等編撰：《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前編，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2674/1-7。

\* 阮·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編號 A.1551/1-8。

佚名：〈后神碑記〉，漢喃研究院館藏，編號 N<sup>o</sup>6597-6598。

佚名：《興安省文林縣同舍總蜀求社玻璃蜀球二村券例》，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

編號 AF.a3/67。

## 二、近人論著

- \* 李亦園：《文化的圖像（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 葉少飛、陸小燕：〈《大越史記全書·鴻龐紀·蜀紀》析論〉，收入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233-245。
- 劉曉慧：〈炎帝神農的傳說〉，《楚天主人》2（2016.2），頁55-56。
- \* 鍾宗憲：《民間文學與民間文化采風》，臺北：里仁書局，2006。
- 鍾宗憲：〈越南雄王推祖炎帝之蠡測〉，發表於「當代社會祖先信仰以及越南雄王崇拜信仰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富壽省越池市：越南文化體育旅遊部文化藝術研究院，2011.4。
- 〔越〕〈米粒傳說〉，《Thế giới cổ tích》網站，網址：<https://thegioicotich.vn/su-tich-hat-lua-truyen-ve-cac-loai-cay/>（2022年12月18日上網）。
- \* 〔越〕王氏紅（Vuong Thi Huong）：〈每年祭祀儀式對神農的信仰〉，《胡志明市社會科學雜誌》5（2021.5），頁28-41。
- \* 〔越〕范春祿著，丁克順主編，陳氏金英、陶芳枝、阮氏紅、阮蘇蘭譯：《北寧省考異》，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Nha Tran*] Chen Shi Fa, *Ling Nan Zhi Guai Lie Zhuan* [Biography of Folk Tale in Lingnan] (Collection of Han-Nom Institute Library, No.VHv.1473;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No. R.6.)
- [*Nha Tran*] Chen Shi Fa, etc., *Ling Nan Zhi Guai Lie Zhuan* [Biography of Folk Tale in Lingnan] (Hanoi: Publishing House, 1990).
- Chung Chung Hsien, *Min Jian Wen Xue Yu Min Jian Wen Hua Cai Feng* [Folk Literature and Folk Culture] (Taipei: Le Jin Books Co., 2006).
- Pham Xuan Loc, etc., *Bei Ning Sheng Kao Yi*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Beining Province] (Hanoi: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Nguyen*] Phan Huy Chu, *Li Chao Xian Zhang Lei Zhi* [Chartered Records of the Past Dynasties] (Collection of Han-Nom Institute Library, No. A. 1551/1-8).
- [*Nguyen*] Phan Thanh Gian, *Qin Ding Yue Shi Tong Jian Gang Mu* [The Imperially Ordered Annotated Text Completely Reflecting the History of Viet] (Collection of Han-Nom Institute Library, No. A. 2674/1-7).
- [*Nguyen*] The Historical Office of Nguyen Dynasty, *Da Nan Shi Lu Zheng Bian Di Er Ji* [Annals of Dai Nam in the Second Period] (Collection of Han-Nom Institute Library, No. A. 2772/16).
- Vuong Thi Huong, “The Annual Sacrificial Ceremony for the Belief in Shenn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Ho Chi Minh City* 5 (May 2021), pp. 28-41.
- [*Nha Hau Le*] Wu Shi Lian, *Da Yue Shi Ji Quan Shu* [History of Greater Vietnam] (Collection of Han-Nom Institute Library, No. A.3/1).
- Yih-Yuan Li, *Wen Hua De Tu Xiang (Xia)* [Image of Culture (The second volume)]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1992).

